

老爸文字功底不错。有一年，传说要调他到某机关工作，全家人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最终却没了下文。后来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告知，名额被一个后台很硬的人顶了。老妈埋怨老爸人怂，关键时刻瞪不起眼来。亲戚气不愤，劝他到相关部门反映，但老爸头摇得像拨浪鼓：“在哪干都是干，反正都是为了国家。人的进步不能靠伤害得来。”

还有一次，与工资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资四五十块钱算是高的。长时间不涨，大家不高兴；涨吧，人们仍然高兴不起来。原因是涨工资人数是按职工数的百分比来确定的，符合条件的人很少。另外，涨工资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条条框框很具体。有的单位领导怕麻烦，把涨工资的权限下放到职工手中，由大家评议后投票，按票数多少定。尽管母亲认为自己工作兢兢业业，工资偏低，但因种种原因，她几次与涨工资擦肩而过。为此，母亲很恼火，甚至扬言要跟单位领导讨个说法。老爸调侃道：“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是我老婆，我是大款，我养活你。”妈妈属于心思单纯之人，短短几句玩笑话，就把她心头的乌云彻底吹散。

那时，职工房子是属于单位分配。烟台有一条规定是：双职工家庭以男方单位为主分配住房。老爸单位男职工多，所以房源特别紧张，很多结婚一二十年的老职工都没分到房子，只能借住在旅馆。房子分配关系到每家每户，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是热点中的热点，极易引发矛盾冲突。分房时，单位一般会成立一个分房小组，小组由领导和职工推荐出的群众代表组成。老爸因平日不事不抢，威信高，往往成为分房小组的群众代表。说实话，房子就那么几套，人太多，典型的僧多粥少，分不着房是大概率。分房代表，说白了，就是做那些没分到房子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把心中的气发泄出来后，安心投入工作。老爸的热心肠、随和，为他带来了天然的优势，即便遇到再难缠、再刺头的人，在老爸的诚恳沟通下，也会平和解决。

老爸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与老妈结婚时就显露无遗。他们婚后与奶奶住在一起，小姑是家中“爱豆”，彼时还没出嫁，得到全家宠溺。也许因年龄尚少，或是初为人媳，妈妈老感到奶奶偏袒小姑，对奶奶心生芥蒂。

上世纪70年代末，市面上出现

了煤气罐，做饭干净省力。刚巧，有朋友送给爷爷一个。奶奶因为大姑孩子多、负担重，可怜她，做主把煤气罐给了大姑。这事直接点燃了妈妈的不满。妈妈与奶奶的矛盾公开化了，从此两人龃龉不断。老爸犹如风匣里的老鼠，两边受气，境地尴尬，但这也为他展示弥合双方矛盾的能力提供了机会。他采用灶王爷上天——净说好话的方法，一人分饰两角：奶奶年龄大，喜欢听好话，他用妈妈的口吻不停地给奶奶戴高帽。而面对妈妈，他则用奶奶的口气，一个劲夸奖儿媳能干、孝顺、懂事、明理。总的意思就是表达两人对彼此的善意。奶奶与妈妈都属于脾气急躁之人，但好在都讲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婆媳俩相处如母女。

老爸走路悄无声息。他崇拜科学家，航天人才尤甚。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几个朋友。也不能说他不合人间烟火，他有摄影、看体育比赛、看谍战剧、吃美食及写点小文章等细碎爱好。退休后，他整天乐乐呵呵，忙忙活活，沉浸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说老爸会调处矛盾，实质上是说老爸心忒好。他认为名利乃身外之物，享受生活中的真善美才是人生真谛。退休后的妈妈迷上了保健品，只要哪儿有免费发鸡蛋或其他廉价物品的养生课，她一次不落，被骗了不少钱。放在别人身上，或许心痛之余，夫妻间会大动干戈，但老爸怕妈妈上火，甚至连句埋怨话都不说一句。

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变得有些迷信。有一年，听一个从五台山回来的人讲，那儿有个和尚十分了得，能预卜阴阳两界。老妈听了，非要去五台山朝拜。她上五台山情有可愿，但一向对乌七八糟的事情有很强的免疫力、百毒不侵的老爸竟也应允前往。我提出疑问，老妈说：“我也不信这些，但你妈年纪大了，一人出去我不放心。另外我也想趁机云游四方，既锻炼身体，又增长了知识，何乐而不为？”从五台山回来，妈妈在庙里求了不少四方形的红包包，回来给每个亲戚都发一个，并要他们平日把红包包揣在内衣口袋里。妈妈给我的那个早不知被我扔到哪儿了，但给老爸的那个，他仍放在口袋里。他的理由是：“逗你妈高兴。她高兴了，身体自然就好，我们也少操心。”老爸年轻时是这样定义老妈的：“你妈有缺点，但那些缺点就像一朵花上的一抹小暗影，瑕不掩瑜。”形容得很具象。

老爸颇似过去“锯缝”破损陶瓷的艺人，但他大智若愚，弥弥情感的裂缝，这样的“锯缝”人生更具意义与艺术水准。

老爸的『锯缝』人生

□潘怡

金秋十月，我回到烟台，希望再看一眼这片青年时代奋斗过的热土。

列车抵达烟台南站已是深夜，夜间的城市霓虹闪烁，与数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我站在晚风里，回望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也回望自己几十载光阴镌刻的生命历程。入秋的夜晚已有些凉意，清风拂面，我仿佛又变成了初出茅庐的青年，背着厚重的行李，在龙口港下船，奔赴在胶东的红色土地上。

1965年6月，我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青年知识分子，结束了甘肃张掖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到烟台黄县，参加为期6个月的劳动锻炼。那时的黄县就是今天的龙口市，当时我被分在大吕家公社于口大队下孟家生产队，与当地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于口大队紧挨着下丁家公社，有35个山头、6个大山沟、19个小山沟，分布着于口、上孟家、下孟家几个村子约300户人家，是当年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到村里后，近代史研究所劳动锻炼队的党团支部立即与大队的党团支部结合，布置劳动锻炼和社会调查工作。我们在大队里召开了座谈会，邀请抗战时期的老党员、老村长和老民兵队长们一同参加，请他们讲述抗战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和于口村乡亲们在抗战期间的斗争情况。之后，我还依次访问

相遇烟台海

□刘军荣

扑面而来的那一刹
耳畔传来
千朵万朵马蹄声

寻觅了太久
想念了太久
盛开的花儿
依次叩击内心的暖和甜

萦绕耳畔的琴声
伴随微风亲吻我的脸颊
奔涌而来的澄澈波涛
荡涤我辽阔的心胸

伸出手触碰你冰凉体温
伸开一滴海水的蓝
种植在硕大玻璃盏里
乡下的房间盛开波浪声

从此，抬头仰望的星空
一直都有湛蓝色的底板
擦肩而过的星星
在我眼眸种植火焰

一粒种子，怀揣梦想
跋涉千里万里
旖旎尘世风光

心境(外一首)

□刘吉训

总在静穆中企盼
那日出日落的安详
却在秋的枫叶中
读出青绿
突然想树林和田野里
吹干汗滴的轻风
久违的乡间小路旁清流叮咚
当阳光滴在大地肩膀上时
绿叶在梢上
清丽地畅想
却总也没有明白
心在何方

秋天的母亲

秋风飒飒
柿子红透
鸟儿在金黄的田野上
读着黄金般的诗篇
母亲厚实的老茧
抚过日子的发梢
茁壮的果实滚滚而来
簇拥着老屋联欢
母亲习惯把喜悦
藏在粮仓的背后
一不小心
消瘦的秋风偷走了
她饱满的笑声
漫山的枫叶羞红了脸

了几位抗战时期的党员、村干部等老同志，在当年11月黄县集中总结时，整理形成了调查报告。

胶东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日寇占领山东后，黄县就有红枪会等人民自发的抗日组织。大约在中央决定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早期的共产党员便来到这里走村串户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组织和根据地的人民政权，逐渐形成了人民抗日的核心力量。村政府成立时，由区派人来主持开选举会，区、村两级联合提

我的胶东记忆

□张海鹏

名人选，选出村长、副村长、总务、治安等人员组成村政委员会。与此同时，黄县还成立了武装自卫队，由区自卫队编成团，设团长脱产管理。一乡一营，村有连长、排长，凡适合年龄的都编入自卫队，18—35岁编入基干队，36—45岁是普通队。基干队的任务是听令出发，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对日作战，普通队的任务则是站岗、放哨、送情报。

于口民兵基干队还配合八路军攻打炮楼和敌人据点，守护黄县、龙口、黄山馆、南邢家、芦头、小莱家疃的医院。1942年反扫荡，他们在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中配合八路军实

也许是夏天的影子拖得太长，竟让我忘记了季节早已更迭。清晨，推开房门，一股独特的深秋寒气令我不禁连打了两个寒颤，呵，只是经历了一个夜晚，足有七八级的大风裹着缤纷的树叶，从门缝里，从门槛边，塞挤进了院子里，更有顽皮的叶子似蝴蝶一样飞上院墙，然后旋转着、翩翩起舞动着姗姗飞来。满院满地的“黄金甲”“红五星(枫叶)”温情昭示：秋已深。

走进深秋，内心向往的不仅仅是诗，脚步迈向的也不单单是远方，更渴望秋日午后的一缕暖阳。凝望远处，片片秋叶已经熟透，愈到深秋，愈是红艳，就像是一团团火焰在滚动。

走进深秋，让晶莹的眼眸洞穿所有的惆怅，抖落心灵的尘埃，让青涩的忧伤、凄凉的彷徨，也在深秋的午后变得云淡风轻。那些远逝的梦想再次浮现，感人的誓言、甜蜜的话语，游浮于空气的明净中。还有昔日的笑颜和泪痕，都融入这片绚丽的秋色之中。

走进深秋，让时间的永恒与澎湃的秋梦一起疯长。剪去心中的那一缕清愁，让疲惫的心寻一港湾小憩。心无一物，秋也随心辽阔。其实万象皆空，得到和失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自我愉悦心情，学会

我的石头房

□马素平

头枕着大海的波涛，
倾听着海鸥的歌唱，
海岛的那座石头房，
是我的第一故乡。

忘不了附近嘹亮的军号声，
忘不了房顶皎洁的月亮。
喜欢到军营门口看一看，
喜欢喝渔民家的海带汤。

美丽的大钦岛，
魂牵梦绕的地方，
忘不了这里的蹒跚学步，
忘不了海边的满目霞光。

啊，这是我最初的家，
石梁石凳石头墙，
每一块石头都那样亲切，
当年的小树已长成栋梁。

我的石头房，
可记得当年我童年的模样？
当年的小闺女，
如今已白发苍苍。

现突围。胶东地区的牙山、马石山，都是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回忆胶东根据地反扫荡斗争时提到过的地方，胶东军区政委林浩在回忆中也提到过。1944年，在北海区，他们曾以分区独立团为主发起攻势，连克龙口、黄县、蓬莱等外围据点10多处，恢复了蓬黄山区根据地。这些战斗，于口一带的民兵都参加了。据记载，胶东根据地武装民兵有24万多人，自卫队有48万多人，他们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在打

走进深秋

□王太山

除了民兵自卫队，黄县各村还成立了职工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后来又又在工农青妇基础上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通过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调动各阶级的抗日积极性，广泛发动各阶层农民群众，组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青救会一般做站岗、放哨、送信、带路、割电线、破坏公路、募捐、埋雷等工作，也配合八路军参加战斗行动，担任战时警戒任务。割电

如何让自己豁达，让自己得到心灵的解脱。其实每一片落叶都晓得自己的归宿就是大地，最后变成一捧人们不屑一顾的泥土，但是它从不会因此沮丧泄恨，从没有忘记绽放短暂的美丽。秋风拂过，它们就好似千万只黄蝴蝶、红蝴蝶、花蝴蝶，漫天飞舞，是那样的淡然从容。

走进深秋，天空变得高远，就像湛蓝的大海；朵朵祥云点缀其中，好

走进深秋

□王太山

像成百上千的轻舟，悠悠悠悠地漂浮着，驶向远方；秋风也毫不示弱，挥舞着蘸满各种颜色的画笔，所到之处尽情挥洒，绘制绚丽画卷。她来到田野，田野铺满了金黄；她来到果园，压弯树枝的苹果就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笑呵呵地随风荡起了秋千；她游走群山，连绵的山坡立即换装，变成了色彩斑斓的五花山。此刻犹感雅兴，遂赋诗一首：“秋风渐劲百花残，恰此天成五色山。重彩浓妆抒大美，嫣红姹紫竞芳妍。婉约适唱情高调，壮阔易吟浩气篇。莫

线是经常任务，三五天就割一次，一般割烟台潍坊路上十多里的电线，有一次，大家把从龙口到老金场的电话线割了一万多斤。敌人白天安装电线、修道路，晚上自卫队民兵就把电线割了，把道路挖了，敌人无可奈何。下孟家的老党员孟庆好回忆道，当时日本鬼子的口号是“宁可错杀十个老百姓，也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员”，我们的口号是“工农青妇，一致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多阶级多阶层，枪口对外打日本”。

抗战胜利后，于口一带农村经历了老解放区的土改。1948年淮海战役时，这一带的青壮年男子，几乎都推着小车上了淮海前线，为了解放战争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于口村的村民们对党在抗战时期的主张、路线，对党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对农村阶级路线和阶级关系的认识非常清楚明白，他们相信共产党，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对共产党指引的前进方向毫不动摇，我认为这是极为可贵的。这是胶东，也是山东的红色基因。

晚风习习，58年前的往事如在眼前。耄耋之年故地重游，见到当年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村民，无限感慨。这一次，我手捧这本载录着胶东人民抗战记忆的《近代史资料》重回胶东故土，以此致敬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致敬我党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丰功伟绩。

叹寒催佳景短，人生何不亦斯然。”有人说深秋里跳动的每一串音符都延绵着凄凉和伤感，就像诗人眼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伤心人洒入愁肠的“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更是“留的残荷听雨声”的清冷凄凄。在我看来，相对于春的嫩丽，夏的浮华，冬的冷酷，秋应该是一位洞明世态冰凉又尚未垂垂已老的中年男子。那碧蓝如洗的

天空，那沉甸甸的果实，那洋溢在农民脸上的丰收的喜悦，无不显现出秋的成熟与豁达。走进深秋，听秋虫鸣叫，闻群雁吟唱，嗅金桂飘香，赏枫叶曼舞。一片片秋红，一缕缕浓香，心在这一刻起舞，在这一刻释怀，那些过往，那些感伤，那些期盼，都被深情的秋风吹散。

走进深秋，在绵绵的秋雨独坐窗前，沏一杯热茶，捧一卷丽书。望着窗外丝丝细雨，凝神聆听雨滴敲打着房檐、棚厦的咣咣声，茶香缭绕，闭目熏香，思绪也渐渐开启。一个人，一支笔，一颗素心，一处风景，把秋的景象写进多情的文字里，让心简约，坚守一份纯真。爱在深秋，浓情满怀。年华向晚，岁月日沉香，坦然风雨，笑对人生。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字数在2000字以内。来稿请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以便发放稿费。

投稿邮箱：
ytrbzkb@126.com